

Peace Minus One Hundred

BIGBANG 不會再合體了。

豆子知道，即使是 GD 華麗退伍後，也不會再有 BIGBANG 了，畢竟同團的勝利因為夜店的黑幕事件，成為了朝鮮新一代國民逆賊，宣佈退出演藝圈。所以不管 GD 染著什麼顏色的髮，即使是戴上金箍、腳踏七彩祥雲來上一場復出演唱會，也不會再觸發下一次宇宙級的大爆炸了。就像拉格斐等不到 GD 再一次看他把海水、熱帶雨林、冰雪奇緣與車站都搬進巴黎大皇宮的年度香奈兒魔幻秀一樣，每一個宇宙只會有一次的爆炸，我們的宇宙只有一個拉格斐與他的貓、一次香奈兒的盛放和一個 GD 權志龍。

前幾年有個吳亦凡、接著有個蔡徐坤，他們全都配備著手指或後頸的紋身塗鴉、紅唇濃妝、皮草與後現代的大衣，集體穿上了儼然變身街頭潮牌的巴黎世家與 Balmain 長靴混搭 Saint Laurent、Rick Owens，又潮又貴，一如許多年前的 GD 早已做膩般的風騷模樣。卻還是不同的，那樣的競豔與神似，只要一滴汗水就能融解彩妝，流下一行粉底液的痕跡。

GD 剛大紅的那幾年，豆子才剛開始做線上直播。靠著大湖的三線小城，聽說古代曾是盛產珍珠的福地，如今天然的湖珠早沒了，但至少還有無數和豆子一般，閃著粉色珍珠色澤的一級肉體。如果珍珠可以量價，青春跟肉體當然也可以，就像模特也分野模、小模、嫩模，小姐也分外圍、酒家、不出場，網紅與小明星當然更是完全不同。

豆子總覺得上播的日子比一般的日子還要真實，那一張鏡頭裡被濾鏡變成了瓜子尖、吸血鬼白的臉，她總會先畫好底妝，刷上厚厚的鼻影、面頰與下巴修容，眉毛是韓式半永久，只需補上長或短的眉尾巴。一開始不過是直播化妝，在已經是半成品，直男反正都分不清的偽素顏補上顏色、睫毛與唇膏。

「豆子妹妹會唱歌嗎？」

「唱一首歌吧。」

「妹妹是哪裡人，給你個大紅包～」

所以豆子會唱歌會假笑會撒嬌，這些都是真實的豆子做不到，也沒有人在乎的。

豆子在直播時認識高達，一個總刷著大錢打賞她摩天輪、跑車、火箭這些昂貴線上禮物的土豪爸爸，禮物全都變成了人民幣，紅紅花花，舉世無雙。高達總希望別人叫他 GD，卻讓豆子叫他爸爸，但對豆子而言，無論如何他都無法變成真正的 GD，也絕不是自己的爸爸。那一年裡，GD 爸爸也帶豆子去聽了 BIGBANG 的演唱會，上海的萬人體育場，GD 從舞台上丟下汗水毛巾時，另一個團員 T.O.P 的眼神似乎掃過了豆子所在的 VIP 區，GD 爸爸剛好將手放到了豆子的窄裙之下，半揉半抓，豆子又癢又痛，一切從演唱會開始。

演唱會後的膜拜，說穿了是一場高級的虐待，在爸爸那張被稱呼為偷虐的木椅上，九尾鞭、戒尺、板子、珠鍊與各式夾具，木工大師親自打磨的木馬，實木厚重的立著，木頭香與女人香，木上披著小羊皮的騎具，騎具上再披著她。如果不是那些疼痛，豆子想她一定會忙著驚豔那些漂亮的不得了的皮紋。在未開始的時間裡，豆子總能為自己穿上絕不會脫線頭比她肌膚還好摸的蕾絲內衣與吊襪帶，而進入一種太虛幻境，覺得連自己都不真切地美了起來。那是沒有格雷的年代，但許多年後豆子看了那套小說與電影，只不過聳了聳肩，快進著看完。格雷根本不懂怎麼當一個主人，更別說一個爸爸。爸爸無數次在撫觸她背脊細膩的紋理，一如輕撫一隻順毛寵物時告訴過她：「不只是 SM 而已，是 B.D.S.M.，缺一不可。」爸爸上課一般的展示著所有他過往的奴，每一具身體都美得不可思議。不管什麼屬性，SM 五行裡有貓、有犬、有情人、主僕與反轉，可她的五行只混成了渾元一氣，要她是什麼，就得是什麼。

即使是豆子，偶爾也能理解爸爸的執迷接近魔怔，畢竟，為什麼女人的身體能這麼美呢？

每次豆子打開其他人的直播，或看著爸爸拍下的那些女人時，都忍不住輕輕憋氣的看著。比如那個有著筆直雙腿幾乎沒有一寸肌理生長錯地方的女孩，她大腿之間似乎藏有什麼微微張開的世界，不是瘦到只剩骨架的，她的大腿根部仍留有些微線條的甜蜜隆起，像一座殿堂入口的小小門扉。還有那個豆子看過最銷魂的背影，肩骨的線條連到腰線，然後是多肉的小臀，沒有坐痕與黑線，收腰之處，甚至有兩點腰窩，從背影向她的眼底伸出了一株妖花。以及那些美好的胸與鎖骨、髮絲與手指，都在閃著光的屏幕後對豆子發射電波，在她

尚不知道想不想被人當成收藏前，朝她妖冶的招手，似乎在告訴她：「妳和我們一樣。」卻不知道是美麗一樣，還是疼痛一樣。

後來的豆子相信，世界上絕對有著歡愉並享受於一切擺弄的 Submission（臣服者）和 Masochism（受虐者），也就是爸爸教過她的 Sub 與 M，但請原諒她還是必須以爛俗不考究的《格雷的五十道陰影》來舉例，正因為豆子遇見的不是格雷，所以注定她擁有的只剩陰影。即使豆子也成功留下過許多和那些女孩般，美麗得驚人的痕跡、表情與姿態，卻都是在陰影中的盛開，強迫盛開。催熟的水果與花，成熟之後是馬上衰敗，或許她曾經可能成為傳說中的絕對 M 奴，但調教跟生活必然都得切開，她卻是把生活全活成了調教，「跪地為奴，起身為友」，爸爸只接受她優雅精準地完成前半句。

豆子確切感受到陰影的存在，不是每一次膜拜的當下，也不是後來。是直到她現在因為追逐 BIGBANG 的新聞，或許說是醜聞中，讀到了另一個韓國女星張紫妍的自殺遺言筆記中寫下的自白，「聽說酒店小姐一天不過接客四個人，我比小姐還不如。」陰影從新聞稿的電波中，發出沙沙聲音，完整定義了她很長一段時間未知的懼怕，陰影張開身後有事物蠢動，陰影終於雙重對接連線時，她卻看到了美麗的名字。

即使是陰影，也有權利擁有美麗的名字，CYNTHIA，正確唸法得要一個字母接一個字母讀出，C、Y、N、T、H、I、A，CYNTHIA 也是豆子後來認識的美麗姊姊 C，當然那是在她離開家鄉以後的事了。

應該是在 GD 爸爸收藏了幾乎各種色彩與形態的豆子後，豆子不需要再做直播了。從三線小城搬進了一線都市，住進了從裡往外看連樹頂與遠山都在風景線下的超高樓裡，遠方是錯落的高樓與其他高樓，偶爾從大樓鏡面裡反射出正午的陽光，照進豆子那張巨大的床上。她在正午之後起床，開著高價標下的車牌出門遊盪，她不是沒有工作，工作是深夜的侍奉與膜拜，她也加入了某一群與過往所有圈子都不同的女孩之中，和她一樣的美麗少女，被豪奢豢養的全身香氣，她們一起自拍上傳，照片裡的她們像天生就該擁有這些一樣。那時跟豆子交情最好的姊姊 C，曾經在離開圈子前，提醒豆子：「不是自己的東西，擁有的多真實都不是。」但另一個姊姊卻告訴她：「只要有交換的價值，那就是我們的，C 只是失去了價值。」她告誡豆子得一直努力保有價值。

韓國女星張紫妍自殺前最紅的作品大概是《流星花園》裡串場的反派女一號，她的歐式雙眼皮、假體明顯的高挺俏鼻跟絕對注滿了玻尿酸的豐唇，與 C 和許多豆子見過的姐姐們，幾乎多胞胎般。略有不同，大概也來自醫美技術的進步與審美的微調。剛入圈時，C 最喜歡約豆子出門，「在我們這群人裡面，我最喜歡妳這個小姑娘。」C 會說出這樣的告白，輕捏她還沒有玻尿酸、伊連絲、舒顏萃這些各種不同玻尿酸與水微晶注射物的臉蛋。她們這群女孩大多有著相同的背景，但就拿 C 跟豆子說吧，雖然每個人都有爸爸，爸爸也是完全不同的。

C 的爸爸，豆子也從照片裡看過幾次，他們都是相貌模糊的中年男子，但跟 GD 爸爸不一樣的是，GD 爸爸喜歡如 SM、D/s、B&D 這些字母的拼湊與玩法，私人盛宴從不對外開放。而 C 的爸爸卻非常好客大方，於是這注定了 C 還得有許多叔伯、哥哥，每一次的招待後，C 都會異常開心，在微信裡給豆子曬她的禮物，Dior 輕紗蝴蝶結跟鞋、Goyard 整套旅行箱、Harry Winston 的鑽鍊或私人飛機接送的海島旅行，甚至是一台路虎休旅。這樣的興奮奇異的從未感染過豆子，因為她看過太多次 C 的限量包打開後，是一整排、一整盒的藥片，治病還是治心、麻醉還是消炎，豆子猜不到。

在 C 離開圈子前幾周，豆子陪她去了南方的海，C 的爸爸幫她預約了一套身心健檢，在沙灘邊的莊園醫療渡假中心，那一片被圈圍起來的私人海岸，幾乎比豆子家鄉最大的那座湖還無際。C 在她身邊脫得一絲不掛，刺青在臉與頸之外，竟是大片接著大片的落在她象牙色的身上，她的大腿後根與下臀交界處是一片黑色的荊棘，像是縫補般的剛好落在內褲的邊緣，也像破布娃娃。轉過身來，C 陰部的毛髮剔得徹底，只比陰部略高一兩公分的那塊阜地，豆子看見了一行工整蠅頭小楷的刺字，黑青墨水的「出入平安」。

C 說，「可不是嗎？只願平安。」邊說邊捏了一把豆子的腰，笑意濃厚地說其實一開始想刺的是「金槍不倒」，豆子看向 C，發現除了聲音之外，她並沒有笑著。第二天豆子在海水裡泡了整天，只自己一人，C 在身心診療那關待了足足一個下午，C 回到飯店房間時，天光橘黃灑在陽台的豆子身上，豆子晒成了金豆子。

「其實是我自己跟爸爸說要來這裡的，當作情人節禮物。妳不要笑，我也知道，爸爸幹嘛要跟女兒過什麼情人節呢，我自己原先也有爸爸的。」豆子並不知道 C 的故事，或她的老家、老情人、老面孔，更不知怎麼回話，C 只在天

光的偏斜中痛哭了起來，沒有聲音的那種。豆子猜想 C 大概是沿著沙灘走回房間時，把那雙羽毛寶石點翠般鮮麗的、其他姊妹排隊都排不上的高跟，泡進了海水黏滿細沙，已是全毀，可 C 只是將它們從腳上甩向浴室。

「醫生說我根本不用吃藥，我沒有病、沒有憂鬱症，我是真的慘，比起吃藥更應該要報警。」

後來的豆子一邊看著張紫妍的新聞，總會一邊想起了姊姊 C，或許有些東西不是擁有或不擁有的問題而已，而是為什麼我們只能選擇被給予、被剝奪，就像聽說張紫妍被公司老闆作主摘去了子宮，如此便不用擔心她在無間斷的性招待中懷孕了。某一些東西的被奪走，是擁有再多都無法填補的，三十雙手工鞋、十只限量包都好，只不過是暫時朝黑洞丟進海綿，當暗潮來襲，全都被吸捲進更深的地方，什麼都不能填補。滔天的權力或滔天的罪惡都不能換回一個自己的子宮，或是重新選擇。

雖然我們總是會被那些發著亮的物事交換一些什麼，開始是不甘願，不甘願的點頭、哭泣的點頭，然後用換來的新生活，騙取了朋友圈裡的讚數，成了自己獨一份的安慰劑。豆子很清楚，所有的不甘願，在第一次點頭時，交換就已經開始。C 的離開才沒過多久，豆子卻忽然秒懂了另一個姊姊說的：「只要有交換的價值，那就是我們的，C 只是失去了價值。」C 沒有失去青春美麗，是她再也交換不到快樂，當妳所擁有的計價單位失去了價值，什麼也都不再具有價值，包含自己。

爸爸與女孩們之間像是通行著一種虛擬貨幣，比特錢包支付都是它的遠親，只有我們都承認它時，它才能通天地鬼神、通往身底骨裡。

真的 GD 去當兵那年，豆子終於得到了她人生中第一個刺青了，22 歲生日禮。22 歲，老家那裡的同學大概終於讀完了大學，可能考研、可能工作，第一次花自己賺到的錢租房，請代購買到第一個小名牌的背包，在生活裡終於成年。豆子也成年了，雖然在那之前，她早已成人了好多好多年。22 歲應該是什麼模樣？大概是在老家過年時還可以領紅包的年紀，豆子沒法感慨，因為她經常領到紅包，天天都像過年。

豆子的新刺青在食指內側，「PEACEMINUSONE」，跟 GD 權志龍同款。其實她沒有非常明白 GD 為這個刺青賦予的意義，只能狠狠記得，這來自一段

他在被採訪的視頻裡說，「和平減一，代表沒有絕對的和平，萬物皆不完美。」即使是完美，也是 99 分，和平與快樂都得減一，減一是新的滿分規則。豆子只心想，這不是從小時候，人人都知道道理了嗎？但剛好刺青在食指內側，爸爸很難看見，除非豆子對他擺出噓的姿勢，但通常這不是她會做的，這也不會是他們的安全詞與紅燈動作。因為爸爸沒有紅燈，身體全是他的 F1 賽車通道，只要他想像得到，不論什麼器具與疼痛羞恥度，都是綠燈，甚至不需要燈，豆子反正任他一路暢通。

好多姊姊都和豆子說過，她是幸運的，有時的說法是幸福。22 歲的豆子認為她最多只能匹配上幸運兩個字，不對，應該是小幸運三個字。她覺得自己已經很老了，她想這大概是為什麼姊妹們（是的她也開始有了圈子裡的妹妹），總在 20 歲不到的年紀裡，往臉頰裡打入一瓶又一瓶的填充，把不存在的紋路補上、沒流失的青春填滿。當人們以為整型妹子們不知道自己與其他人整成了同款同型時，豆子知道並不是如此，那不是普世審美觀、不是同個醫生診所或團購優惠的問題，是因為人總會因為與他人相似，而感到安全。

直播時的播主朋友和她說過：「濾鏡記得要選擇夏日野莓，套進的口紅色才會像 GIORGIO ARMANI 501，比乾燥玫瑰再亮一些，又不會紅到很像野雞，大家都用這個濾鏡。」就像大家都喜歡買 GIORGIO ARMANI 501、500，大家也說了香奈兒的 Gabrielle 包，是拉格斐最後的巔峰，都最後了怎麼會巔峰呢？大家到底是誰，豆子總是對大家一無所知，但待在裡面，就像待在家裡。不出錯卻也漂亮，不出挑但是安全。

安全是一種交換，更是一種練習，豆子不斷練習，直到她以為自己安全。

GD 爸爸從每兩天來一次，變成了一周、再成了一個月。從那場 BIGBANG 演唱會到今天，過去六年，離 GD 入伍剛好一年，勝利的退出演藝圈聲明不過是上週的事。豆子生日晚上，新刺青還輕蓋著紗布，豆子的門口傳來門禁按著密碼的逼逼聲，GD 爸爸拉開大門兩側，門房幫他送進一推車的鮮花，豆子起身只差沒有鼓掌。

GD 爸爸為她帶來生日禮物，那雙與姊姊 C 浸過海水的同牌新款，像有天使羽翼落在趾尖的高跟鞋。還有新的時間規則、爸爸的朋友與兄弟們，第一次見面，就帶著攝影機、掌上補光器、小小的各式鋰電池與需要它們的東西，爸爸說從今開始連他們一起膜拜，膜拜副本難度升級。

全新的交換也開始，豆子伏低身子時，N 號房的新聞剛剛過了熱點，她嗤之以鼻，她練習不足以致墜落 Z 號房世界，C 的出入平安果然是前人智慧。溫熱的液體，不間斷、輪流地灑在她連汗毛都除盡的背上，有人群慶生般點起蠟燭，味道聞起來卻不是不留下傷痕的低溫臘。

她只好伏身弓背，保持助興，偷偷開始做起了數學題，離家鄉坐各種交通車的時差相加與減是多少？離 GD 退伍還得等上多久？雖然豆子已經知道，BIGBANG 不會再合體了，而她雖然有著半個衣帽間的香奈兒，卻永遠見不到拉格斐，連一次看他把海水、熱帶雨林、冰雪奇緣與車站都搬進巴黎大皇宮的年度香奈兒魔幻秀，都拿不到入場卷。

每一個宇宙，還是可能有不只一次的爆炸。

新的計時開始，現在時刻：PEACE MINUS ONE HUNDRED。